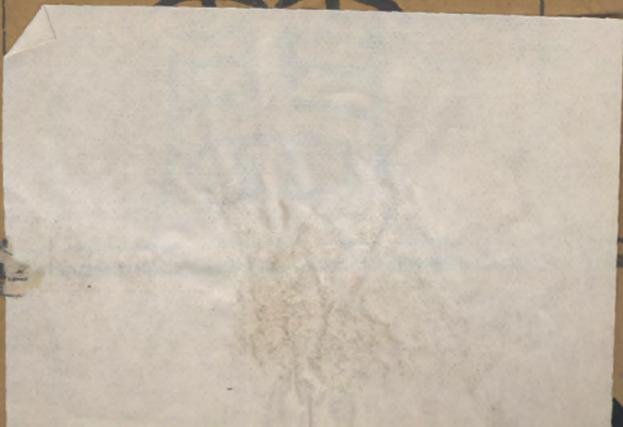


密胎益香



僕與人作函簡率信手揮寫其楷繕者則口授書
史閱定卽遂發亦不自收拾草藁往往爲人取去
而外間畱傳頗多丁卯歲二月朱香孫嘗假毛子
豐錄藏百餘篇攜之長沙鏤版以行會考滿匆匆
返白崖官所復病目宋束陶陰不及勘改標題且
不合香孫每自憾其疏舛也庚午歲冬龍山張濟
川楫以百金謀再刊之僑永多暇因自加讐校更
搜塵籠僅有存者漫爲編輯未竟而王事啟我自
朗赴津艱滯此役往返萬里舟中聊復彙次近年
倍之駢體附焉綜抄存八卷荒耗無學涉世徒深
言之不文灰泯燼滅焉已耳乃濟川詫爲不朽之
業欲姓名見於拙集中其意癡而其殷殷之情則
重可感也文琛自序時同治十二年立春後五日

恩貽堂書簡卷一

與張海門學使

辱惠書纏纏千餘言妍曲周至穆然如見道德之
深欽佩服似惟過蒙獎譽實增愧慙耳某賦性剛
拙不識世務初備員國學以塗改手稿觸恩小山
師之怒繼乃大加優賞猥荷特薦奉揀來楚復因
面違上台意指致遲遲五年始補一官亦知堅於
自信集謗叢尤然終不能以彼易此權武陵縣時
同年李文恭公自里第寄言以嫉惡太嚴任事太
勇相戒半生偃蹇負吾師友期許之殷固未嘗不

卷一

一

自知而自咎也夏間屢侍鈞顏溫謫下逮仰見班
條理務兼術順施益信宏容物之量者乃懋成物
之功行年五十有二始悔從前氣質之偏未能以
學化耳不圖誘掖朏切至以子程子元道州張京
兆相屬某何人斯豈敢當此方今天下兵端未已
力疲爭棘當事者輒以餉匱爲憂竊謂理財之道
不外量入爲出開源節流而已斂財實足斂怨何
如事事核實毋令傷財自力省而事集瓶罄罍恥
可不必也所最足憂者端在無人耳國家取士之
途不爲不廣用賢亦不可謂不專然通經知古文

武威風者曾有幾人哉運會遷變自有天地來億萬千年何代無之而扶持旋轉所恃安在故無人非天下之細故也承示大篇高簡勁秀駸駸入章柳之堂勉爲繼聲手錄別紙奉呈大教當把筆時慟念紫卿正不禁淚承雙睫也紫卿學術深邃植品尤高潔不羣與之往還講藝論文三五日必一相見從無片語及於私而叅定疑義察悉幽隱取資甚多猶記七月二十七日踵門問疾紫卿尙出其近作相質而勢已不支某以吾輩金水兩臟牽多虧損總宜加意節宣婉詞相告越二日而紫卿

卷一

二

死矣家無長物歲收僅三十石生平修俸所入聞人蓄古書畫必傾囊購易成甫立甫雖天資不俗而今尙未之有威力與料理不日當歸葬矣來永四年此第一傷心之事此後有過誰規有懷誰剖有奇又誰賞乎武昌豫章久不得好消息丹陽退敗時局大費支撐浙西光景何似惟望天祐平安而已道甯兩童子處已加函送交柳祠楹帖霖堂大令昨已領刻比者賊蹤漸遠邊事稍閑年穀又大豐熟民氣帖然楊太守不日可來幸獲卸此重肩知垂注勤勩必爲之伸眉一笑夙患歐血近年

復終夜不寐此閒苦無醫藥擬返長沙再圖調診
承詢謹以上聞涼風應序尊候多綏遵諭不莊千
萬賜答

又

昨奉手函賜答蒙注過殷並以邊事孔棘獎勉交
至慙感何勝敬諭道願多吉甚善甚善某責重防
邊一日靡暇去夏陳黃二股匪徒竄入永明之桃
川地面經我兵勇擊去旋又踞灌陽之文村距道
零界均止二十餘里不時分隊撲卡大小凡二十
餘戰殺賊四百餘人兇鋒少挫不能寸步犯我遂

卷一

三

由全而興而靈粵西官兵素以避賊爲能興靈相
繼失守桂林東路不通全州蘇守飛書乞援中丞
因據稟入奏七月興靈克復孔道無虞而餘匪竄
往平樂合股與永屬江永接界餘醜未滅仍爲楚
憂日下蔣觀察移師往剿由恭城之沙子街進攻
昨日獲勝惟匪徒甚眾且城厚而堅克復尙不知
何日某赤手籌邊倏忽五載事不從心日以衰老
今秋侍妾殂歿甫六十日幼子隨殤種種拂情公
私交鬱以大府眷注之厚地方倚賴之切乞休乞
去遷延未能抑亦中有所不忍耳梧州之失因久

困糧絕居民於八月初十日開東門而去陳太守帶潮勇護送之學使沈公協鎮某及廉訪以下官弁或盡節或不知下落凡六十餘人彼時空城無物賊亦隨去近聞陳太守已回紫梧城外二十里許潯柳南太尙未收復昨又有慶遠警信粵西情形糜爛已極正不知如何方能收拾也劫運未了柰何柰何此開疆址毘連首當其衝力小任艱憂惶靡似亦惟有盡吾職循吾分以仰報國家而已縷縷上呈伏乞賜警

與楊紫卿山長

卷一

四

前日以陳蕃設榻詩題課諸生徧閱課卷無一人知有周孟玉者蕃守豫章時爲徐孺子特設一榻去則收之見徐禪傳其在樂安爲周璆特置一榻與徐孺子同則見蕃傳此史家剪裁法也諸生習讀唐文或未必看通鑑乞卽揭示講堂諳諭分日讀史以廣見聞庶學有根本卽以應試論三場策問條對亦須詳博慎毋欲飽而嬾營饌欲煖而惰裁衣如顏氏所云也

又

晚少暇煮酒一瓶以蘿葡下之殘缺齒牙細嚼香

脆甚爽口天下事鹵莽過去而不知其味者大率類此因信手繙仇註杜詩適讀其病後過王倚飲酒之作意所謂金城土酥淨如練者當是蘿蔔蘿葡一名土酥似出農書而蔡夢弼註謂酥爲牛羊乳所爲酥非佐酒之物夢弼或不知飲中趣耶然否希示行篋無農書並望檢尋爲荷

又

前日次柏家坪巡行街後見樹木深密長可里許陰氣森然察詰保約具知年來刼奪拒傷事主之案此處居多遂嚴傳地主各認地段課丁勇人曰斬木三十株隨時飭領皆常木無佳者盜藪一清殊足快也大賓僧自縛乞罪逼齋入會情事可矜卽諭蓄髮入伍毋殺賊自效鄭耀耀計日可擒其黨徒多挈獲矣人便匆匆以聞藉慰塵念

又

昭法山水明整深秀是極矜意之作僕在江南上河程小溪寓嘗讀其鷓鴣畫卷卷左小字書所作古賦一篇詞意哀至其賞愛之爲之跋尾兵後不知此物尙在人閒否也大滌子縱橫奇肆有不可一世之概與曩所見者無異兩軸皆真迹決可收

藏翠巖卽龔聖與開南宋遺老與子固所南皆以
畫名不輕爲人下筆有宋江三十六人贊曾於他
書中見之其人品高簡字畫今不可見此軸了無
氣韻絹色猶新贗本也謹覆

又

老杜示從孫濟詩自是甫久不過濟宅有人構隙
是日跨驢而來濟芒芒爲甫理料蔬飯龔彌微嫌
經老眼看出故其詩曰阿翁嬾惰久覺兒行步奔
見得久不來以嬾惰故絕非有他此番奔走供給
未免周旋世故因申之以不爲盤殮勿受嫌猜等

卷一

六

語敦宗勵俗殷殷訓勉滄柱以盧注爲不然奔走
屬濟說極是而阿翁十字究未解得明了至萱草
竹枝淘米刈葵之句卽事開喻眞三百篇義法伏
註揭示後學洵文貞功臣也營屋詩則滄柱欠分
曉堂東種竹六年素性所愛一朝剪伐豈專爲營
屋棲身計耶時甫年五十四腳痺頭風衰且病矣
陰森千竿擁塞東方生氣甫固不惑形家言而家
人或不無驚疑玩甚疑鬼物憑四語似婦子商度
之詞如旨斬竹築室則永可安善無恙甫乃如其
所請爲之薙草葺茅方可少寬而未已也洗然順

適惟此足代加餐此字指伐竹而言篇末語意顯然杜集惟仇註最爲善本鄙人半解疑義與晰是
否希示

又

剛毅者不令色木訥者不巧言此容齋說也鮮仁近仁兩章自可叅看昨縣課諸生卷中有主此發揮者文亦竟體無疵類不知誰實評閱置之下等僕未便更定甲乙已標給錢穀獎賞矣其人住西齋立召而勉勵之誠能多讀書刻意爲文必有知者晚得暇踵侍大教

又

卷一

七

爲閒不用趙註爲閒有閒也六經中爲訓有甚多昨卷中無一明了者課暇當詔示之愚意爲亦訓緣于僞切作去聲讀義似可通未敢以爲然希復與徐毓珊觀察

去臘奉到賜書俯申舊誼款款殷殷謙尊而光令人欽挹靡已並承修謁台司時再四代呈鄙悃且感且謝國家多事臣子之義何敢以閑退爲高但凡事心痲重以病軀深恐貽誤耳此閒久勞經畫一切困敝支絀皆所洞諳而今日較前爲甚嘉平

八日甯遠復有圍攻之警使在事諸人人各奮勉
不存意見之私早可帖然無事乃僥功諉過老師
費財遷延苟且其柰之何所幸城守無恙賊股驟
分封印後商飭舒訓導督勇二百會合獠丁自北
而南異軍突出越險苦戰三獲勝仗賊始大潰二
十七八日各卡緝逃匪多名又風聞西洞頭目李
昌吉竄至冷水灘有潛赴寶郡弔馬復仇之耗良
怖急者驚以變告當選精悍練勇三十人乘夜風
雨走一百餘里設法擒案適冷道西南一帶經周
叅將往剿賊勢亦已烏獸紛散浮言頓息人意以

卷一

八

安除夕爆竹元日桃符遂復還我豐樂氣象但看
此月內無復蟻聚蜂屯爾後只須按里逐村責成
紳士捆送撫循察詰相勢措施便可藏事矣前珂
玉過郡日某所患尙勉可支持冬月初舊症復發
脇痛氣促中築築然至今未愈春木主事脾脈瀆
甚醫藥又苦不良擬俟甯匪肅清仍上書瀆乞瓜
代爾時未知能邀允否也

家丁

張禮回長沙手此

上聞附致區區以備聽鼓應官朝夕與馬之費祈
晒存敢恃知愛不復楷繕統惟荃原獻歲多綏允

升大吉

又

葉爵帥事傳聞異詞令人於邑無似文琛丙戌歲
初赴禮部試以同里同歲故與之相識嗣往還極
親密深察其器識決爲富貴人乃生死一關打不
破遂至如此敗裂可歎也昨東老年丈踉蹌來頻
脩謁未敢問顛末而台司多與之有舊竟無一候
起居者世態涼薄不直一笑卽日年丈八十生辰
擬祝之已覓得陳酒一罌飭廚人潔治蔬菜十數
種乞枉臨同飲啖相與話京都消寒舊事並審定
所藏金石書畫俾老人暢然爲一日之樂得閑幸

卷一

九

示

又

卽日謁東卿年丈語及崑臣潤臣昆季哽塞不能
成聲某酸然淚下相對悽楚暮景摧傷蘭萎玉碎
人情萬難堪此况岑寂境味老人素所未經公與
之四十年交好幸不時往過隨宜譬慰某代局繁
瑣布算陳牘神思昏濁少得暇必踵候起居也

又

書扇極荷蒙惠辛筠谷諸老輩墨蹟四紙珍貺非
常拜領感悚感悚公宦味翛然決計舍去固時事

多所刺謬而然自爲計誠得矣簪裾紛沓吾輩無老成人於何宗仰可勝憂情明辰走送不一

上程督部

敬奉鈞函以所獻陳米晚菘大似都中風味物微意長猥辱手謝慚悚慚易牛老大卽日遣丁勇迎提到時遵諭辦理但此輩奸詭萬端黨與甚眾如所獲屬實斯乃除一大患叅案有名蠹役前確密查訪固不無當差氣習然其本領亦何遠與三十六天罡相類此自係與之有嫌恐者砌詞誣陷書告察院某快圖報復昨已約略面陳之頃檢卷

卷一

解犯別紙縷布長沙守務分黑白非必曲貸誠以無罪受法或久羈致斃雖賤役亦當矜憫耳承詢

人才

文琛

何人敢妄褒薦侍坐大君子四十日有

奇語次已具知永鏡無遺矣大氏真有學識能辦事不隨風尙苟且者其人必不甜熟軟媚亦絕非有意傲兀藐視一切也篇末云云知我愛我勉望殷殷讀之感且泣下

文琛

一無材能性又迂拙固

宜爲庸人所厭棄乃廉潔上官亦復背憎殊茫然不審其所自繼自今惟有恪守教誨或稍能造福生民功見於代藉以仰報知己耳謹覆

上徐爵帥夫子

月前欣聞節鉞由粵來湘專丁賁稟迎叩仰蒙傳
問顏狀屬望殷肫感切無似敬維夫子壯猶定遠
碩畫綏邊掃百粵之餘氛彰三湘之偉烈卽聽饒
歌莫名私祝文琛客夏署理府事時值邊防緊要
親赴毘連粵省之城步新寧等縣周歷搖崗一月
有餘逐處布置先後挈獲奸細陳先得等十餘人
訊供解省秋間交卸適程督部籌邊駐寶以文琛
熟習地方形勢民情相愜委理邵陽縣事再四堅
辭未得俯允受事以來時凜冰淵因思粵氛不靖

卷一

十一

實會匪爲厲階寶郡歷年勦辦李沅發雷再浩各
逆犯均係結會匪徒根株未能淨絕誠恐邵邑會
黨乘機竊發密確訪拏齋會各匪宋憫文趙容亮
蕭洛廷鄧代橘蕭體時等解衡歸案審辦而縣屬
隆回一帶尤爲淵藪冬間親率兵役前往獲辦李
崇照等四十餘名本年粵逆攻陷興安全州距縣
較近又值東安有蔣瑣勾結該逆聚眾撲城之事
亟須嚴密防範存城綠營兵額甚稀陸續募勇四
百名捐製器械隨時訓練以期戰守兼資並令城
鄉士民團練壯丁派勇目率赴各隘口防查奸細

旋掣獲攻撲東安青旗大頭目蔣榮楚解省究辦
數月以來一無暇晷雖精力勉與支持而勞疲過
甚漸已衰憊迥非都中樞謁時矣頃粵逆由郴圍
逼長沙已於小東江佘田橋渡頭橋酈家坪霞光
嶺東湖寺龍王橋白雲舖等處選派練丁防禦並
商魁本府飭派留防河溪營陸千總帶兵一百五
十名紮黑田景都司帶兵二百紮界嶺以爲應援
復嚴諭士民認真練團清內攘外幸合境人民安
堵如恆商旅無恐近日連接行臺省探報前月廿
間迭獲勝仗東南北三面設防頗嚴惟西面對河

卷一

十二

通寧鄉要路防兵較少寧鄉界連湘潭益陽湘鄉
由湘潭至衡郡由益陽至常郡由湘鄉至寶郡歧
路徑直均不過二三百里倘該逆被劔偷生勢必
渡河竄至寧鄉正恐蔓延三郡避實擊虛逞其慣
技且順流而下卒未設防東南大局尤可憂慮若
於省河對岸扼以重兵必不敢窺伺河西不特三
郡賴以奠安並可斷其接濟四面攻擊聚而殲旃
軍事卽可了訖

文琛

才識謏陋何敢望預軍機惟

素蒙知愛縷呈鄙狀不揣冒昧謹就管見所及坳
呈鈞覽

又

昨兩肅丹稟遣丁賫呈俱已上邀鈞鑒本擬詣叩
節轅拜瞻慈範因傳聞逆匪遣賊黨冒充楚勇潛
來寶郡窺伺並赴全州五排地方糾人入夥亟須
嚴密防範以免勾結遂致不克分身趨聆訓誨惟
是寶郡與長郡接壤由長之甯鄉入寶路逕紛歧
昨接長沙探報逆匪已於省河對岸之洋湖地方
修築土城分夥前赴樑木冲七畝坵各處擄掠該
處均與甯鄉相通雖西岸之雲灣市排頭口駐有
兵勇相距窺遠鞭長莫及設該匪竄至甯鄉寶郡

卷一

十三

必爲震動且由甯鄉歷益陽龍陽至常郡由甯鄉
歷湘潭至衡郡路均匪遙一經分竄滋蔓難圖是
甯鄉爲三郡咽喉最爲緊要現在賊匪滋擾之處
距該縣較近戶多殷富歲又豐稔料勢料情賊如
大受懲創其由甯鄉一路潛逃也決矣而該縣並
無重兵深爲可慮豕突狼奔後禍殊未知所止

琛

屢次差赴常德留心形勢證以圖經知該縣離

城二十餘里有石崙關兩山夾峙關口甚狹又離
城四十里之木馬田五十里之雙江口均屬最要
隘口若擇地築堡添勇嚴防不令竄越再由湘潭

通寧鄉捷徑以兵堵截不特三郡藉以奠安並可
施我全力合圍捕勦又探得逆匪於省河排釘木
椿連鎖船隻上搭浮橋通水陸牛頭二洲在洲地
分紮賊營於淺處褻裳而過往來救應搬運穀米
火藥省河上下數十里卽古所謂昭潭無底中洪
深激一直風狂浪如山涌所搭浮橋不費攻擊自
將漂散卽該匪所據之水陸牛頭二洲以及洋湖
地面均屬低窪處所春夏盛漲大半淹沒然冬涸
無水風信無常安能遷延久待前月二十九日省
門募善泅者潛往折斷浮橋二丈許然旋折旋連

卷一

十四

於事無濟

文琛

竊謂山賊銳於陸戰水戰非其所

諳如調集精練水師一二人於風波洶湧之日

蒙皮前往毀橋焚舟賊必不能恃勇涉險卽云敢

於救援一遇衝風激浪之水師鮮有不敗者抑或

夜深月黑多駛小舟實以油草順風縱燒亦足制

勝一面將水陸二洲下游淺處潛用沙袋塞水斷

流使逆匪上游淺涉之處積水滅頂旣阻其洋湖

蟻聚之黨徒而省河又無橋可過則二洲賊營已

屬孤軍死地我軍預發號令派定水陸攻擊各分

一路以專責成不准畏縮推諉彼則首尾橫分我

則聲威壯盛定可得手况近省賊營穀米火藥全恃洋湖轉送絕其運道自易匱乏賊必飢疲不支一鼓成擒計日可待亦知申明賞罰和輯將士核實兵勇慎籌餉運密偵謀以擒首惡寬誅夷以散脅從審地勢以遏賊衝練鄉團以定民志我夫子早操全算用兵如神妙畧克宣一麾必捷不俟涓流撮壤妄助高深而倚柱憂多獻芹心切謹將管窺所及並繪圖附呈鈞覽再探稱全州五排楊三通糾黨拜會經該管文武督率兵役擒捕業已解散如果屬確音寶郡可免分防牽制惟望賊氛漸熄文琛赴縣屬東界查團便趨行臺祇謁勛安俾積年孺慕之忱得以稍慰恃愛冒瀆臨紙無任翹切悚皇之至

與朱寅菴總戎

十二日亥刻奉到手示知安抵道州甚欣慰我兵新車壁壘挑築堅實賊不敢逼此時移駐上江墟務使如前完固以達村尙有土匪恐潛與賊通突出其後不可不防也王璞山觀察不日可來甚喜甚喜晤時先爲我致聲容稍暇當專函耳逆匪回竄灌陽此是意中事探確卽飭蔣左彭三弁移苦

株山以禦之該處團丁雖多恐不可恃蔣家嶺一路既有圍守又經掘斷差可放心如賊踪由富川仍飭合隊進剿耳蔣弁已發去帳棚十六座現尙有十餘座存庫需用示之頃無可稟報官封暫存江華股匪並未踞城湘勇是生力軍一鼓作氣或可殲盡此賊郡中連日無事惟翹首跂足以望捷音耳

又

得手教悉璞山觀察蔭渠太守二軍同抵道州卽日進剿欣慰靡旣以制勝之師臨此么膺自是沃

卷一

十六

雪掃枯一有捷音希飛示我尊飾於何日移紮何處並望示之鄙意似不必急急回郡也非有分功避罪之心一切得之目擊較爲真切能於克復一二日後遄歸度歲是所深跂蔣左彭三弁所部之勇均屬能戰倘賊踪竄灌自以嚴堵苦株山爲要惟望不時諭以不得臨陣貪掠財物犯令者斬以肅軍律初四日之戰坐此不獲大勝否則殺賊更多我勇不至損傷矣楊尙虹頃又親提研訊據供云云敗後不歸隊者如陳學校鄺連升楊文魁曾楚雄李玉春比比皆是已稟候中丞批辦永明失

守昨經入奏曾代令革問張學官係據會稟敘入當無處分候備不曾提及知厯注謹奉聞來足匆遽他不及縷縷惟千萬順時調攝

上曾侍郎

往歲讀朝報中所陳奏各事宜徵引閱博詞義凜然是能讀書致用引君當道者乃如此某在京師太學時竟未嘗一接光儀竊私憾也昨日來長沙行臺省幸得數侍教言坦白質實邈然忘勢而其憂國之懇誠任事之堅勇超於今之所聞見者殆將倍萬乃復獎及菲材深荷勉勵又以所作詩篇

卷一

十七

爲始可與言夫何素望以及於此感慰並至欣踊再三某改官南來今十年矣徒以賦性迂疎不甘蹈流俗人之所爲不自愛惜以累長官之德獨背其所好而同等遂不無乘瑕以相詆訾動被脣吻有由來矣今之世貴耳而賤目夫豈不信然哉然毀譽在人是非之明則內斷於我而終不以偶然之榮辱喜怒悻於心感感於貌稍自變惑以負生平之所守也耿耿中結未嘗告人自權知寶慶邵陽郡縣以來心力益耗日增衰態齒牙半落鬢鬢白十之五六茫茫無歸計頗欲得歲收百石之田

粗足藥糧還讀我書而官事既多牽率粵逆未滅軍務倥傯更末由決然捨去頃者永州之行深知其難擴俗疲區竭力寡效固辭不獲允已於三月初日到郡任事而道州已報有土匪肆擾旋奉中丞札令會督勦辦甫蒞此邦何能遽使民信遂刊發四言勸諭及逐件開導告示多爲張掛使之周知以祛畏阻之疑而收解散之效仍不時遣人分道確查飛報十四日至州匪徒斂跡城鄉均安帖無虞只須弋獲首惡可藏事耳道州經粵逆竄踞兩月之久殺擄焚燒瘡痍滿目逃亡之戶近始稍

稍復業卽擄脅而去爲之炊運者亦頗多自拔來歸而好事生禍之徒或私其報復又或利其所有巧構端倪反予來赫誠得一父母斯民之有司蘇其羸困察其顛連除可殺之兇頑詰未發之奸宄威愛得中決可無事而爲其上者乃久奉彈劾未卽去位之人是豈得專咎斯民邪昔渤海得龔遂盜賊化爲農夫賈琮至交趾誅其渠帥而人歌來晚某此來亦惟有因地因時擇其所宜師古良二千石之行以求勿愧此心已耳率爾呈瀆伏惟鈞

三奉憲札飭卽招勇丁三千選將管帶以資永州防勦卽日又奉鈞批有湘中援師四出不能專顧

永州着仍遵前札募勇成軍毋得違延之論

文琛

爲天子永州守土吏安危固無旁貸而統轄與有

責成憲台不顧而誰顧邪

窮

思維遠聆朝旨

臣務協力勦賊毋分畛域是以援黔援粵援鄂援

皖援江今日發一軍明日遣一將盡心勤職上慰

宵旰憂勞

文琛

誠不敢妄議其非是但念分人以

財縱不必害金朽貫富而行仁亦必日計所需取

卷一

十九

之宮中待用無所乏而後可爲食振飢則必困倉

積有穀粟乃可扶危甦困隣有盜率家人相與毆

逐之必牆屋堅完屬嚴謹有人捍守不至他虞

斷無盡室以行漠不顧家之理力有餘以及人以

小喻大情事類然湖南小行省耳歲入不及百萬

在無事時勉可支展軍興後額徵多闕兼之挪墊

繁費實多庫藏空如勸捐抽釐人人皆以爲理財

之上策情僞萬端商民兩病外寇未除內訌時有

蠢動深可慮也邇來北境少安南境惟永州爲緊

急粵西匪徒如毛以堂名者不下二三十起皆詭

稱太平天國後軍文琛承乏二載無月日不警報

屢犯我邊幸擊潰逸去然刻思竄入報復偵謀不
虛其大者如朱洪英吳有祿陳永秀等各擁眾一
二萬人前乞抽調他營兵一二千駐永歸總兵調
度以湖南兵額不少坐耗糧糈殊屬不直又以朱
鎮廉明謹慎恪實堪倚仗現存城兵五百尙形單弱
得此足壯聲威合羣訓練悉成精銳沿邊七百里
相度布置以勤以防兵不在眾必可得力茲頻煩
札飭招勇如謂兵多恇怯應募者未必奮猛兵有
氣習應募者豈皆馴良等之人耳用之何如奚爲

卷一

二十一

岐視如謂文琛守邊無誤卽屬知兵得失寸心萬
難自信將最難得兵豈易言恆人之情立營帶勇

富實勳名倖獲捷收方將踴躍從事文琛粗能識

字負國肥家誓不敢有此如謂自招自帶軍情由

府馳報事權歸一此後不更調勇來永庶無前日

營哨官捏報冒功之事此其人久亦未聞參劾何

也今日天下大勢金陵髮逆尙熾兵事勢如咸切

憂恐愚以爲國家茂德湛恩二百餘載蚩蚩者不

知高厚奢溢生孽釀此殺運此賊無理無天橫行

邪惡少緩須臾氣衰勢散自爾銷滅必有福厚將

帥尸此成功耳所不可不急圖者在慎擢良能勤求幽隱固民氣定民心行保甲整團練重農興學師古準今卓著明效蓋用兵何如用民選將不如選吏迂闊之言決不可易至招勇之弊咸豐初文

琛權寶郡時已略呈大概人果負質瑰異必不甘

鬱久家居常勃然思自見於世固也然一方才武豈能如是之多糾合三千得之旦暮非率則欺似聞各營開招數無多寡三五日卽已了辦不驗身材不知心性不問伎藝不察籍貫亦並不投保結賄勢鑽求展轉入伍強半浮浪無歸素行不軌之

卷一

二十一

人同類呼引卒卒烏合營官智謀相去無幾開差領餉後匿不見賊且稱接仗雖大敗訶亦曰奇捷披肢擲首多屬良民敘績僥保了不羞恥但冀苟得他非所知其有紀律有聲稱者則妄自驕矜遷延日月坐失事機巧爲飾說此輩嬉酣多暇長姦縱誕誰更究詰一朝撤散所得口食隨手先罄焚殺搶擄習貫自然結黨爲非勢所必至是則在今日以爲可恃之長城在將來必成難收之禍水膏廟年間戡定三省教匪鄉勇叛擾時有驍將財力尙豐積歲始靖前事可鑒所當預防漢孝文帝曰

兵者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陸賈曰兵馬益設
敵人逾多桓寬曰用費不節府庫之蠹敬望憲台
厘遠慮握全籌無徇眾而蒙容悅之譏無偏聽而
斥逆心之語九郡四州非惟徧誦清操且將永流
功惠文琛不獲乎上自蹈愆尤再懇病休辱荷勉
慰所繫者大豈敢阿順激切寸衷用盡狂愚伏惟
詳察

與景晴垣太守同年

前聞恩擢朗州爲之歡喜無量爾時軍情火迫把
筆無暇未遑裁賀幸鑒之也花源舊使君枉渚孤

卷一

二二

峰重教管領與劉夢得元都再到情味迥殊且俗
尙文雅民氣亦醇在湘中實爲善地大才槃槃只
須坐嘯耳弟甫來此閒卽值道州告變奉檄督勦
凡二十餘日方能藏事旋又因興安匪徒攻撲全
州與永接壤未已而恭城賀縣之賊復擾竄江華
之錦田永明之龍虎關等處東安本屬多事之區
聞有與粵匪勾結復仇之說警報紛紛人情洶懼
差幸團丁均遵訓諭事機順利捕勦得力現已一
是肅清東安夢如亂絲計惟有設法解散昨賫到
改悔各結一册呈繳軍械凡三百餘件愚者知感

頑者知畏似亦就理或不至他生事端當此主憂
臣勞師老財匱之時鼓舞以作民氣鎮定以固民
心不敢言功但求無過已耳乃頻煩奉到中丞飛
札以新甯稟報小江口一帶屯聚千人製造鎗械
旗幟有謀叛情事嚴加申飭不知造謠者是何意
見頃已據實陳覆矣他人方寸閒山海千萬重信
然勿足怪也粵逆滋擾首尾四年今尚不得殄滅
東南半壁荼毒不忍言狀江右現又命將防剿餉
道艱虞司農束手是吾輩之所大憂慮者弟進非
所願退又不能上無絲毫裨補國家下亦不及貽
明德起居珍重

與湯敏齋太常

來此已五十餘日矣檢料積件苦無暇晷以致筆
研久疎不獲手肅上問興居非敢頑鈍廢禮也天
寒久雨遠惟體候多綏潭第安吉良深馳慰比見
朝報否買田種秫規作大隱正恐倚用老成丹詔
敦迫未能遂初志耳斐齋已登場卽奉遠差曾啟

行否念切念切弟又領郡寄自愧衰孱此閒玩泄情形大非初念所及黽勉清釐未易奏效也邊信頻聞伏莽甚多嚴緝著名案犯公牘成束虛實參半計惟清內以攘外爲此時要務尤所宜先昨已刊發練團編甲告示章程擇委明白妥實紳士查造烟戶冊結仿五家互保連坐成法其素行不軌於正者立募民錄附之冊尾其久習西洋教者立教民錄另作一編仍准首悔取具切證自城而鄉自近而遠實力舉行不准作向來虛套果七屬均能妥辦決可安堵無虞亦知此等迂曲繁重之事爲屬官所不願然經久可行消患於未發實莫踰於此六年永州頗信得力故不憚煩苦爲之也生平賦性迂拙不求諒於同寮不取憐於上官只求吾民得安於心無忤已耳文方伯聞已任事相見否胡恕翁中丞常常談讌昨已得其來書矣椿同知案未知如何完結衡距長沙才四驛一是皆不得音耗殊可笑也人便藉布鄙私伏乞賜答

與王魯園太守

頃承手教知行期已定欣慰靡旣然二十年京華舊交幸得同官一隅乃不獲常常相見僅於昨者

潭州館夕一再侍談又復匆匆別去老兄七十外
人精神矍鑠決有福壽如某者才五十餘耳而顏
髮衰白幽憂抱疾此後天各一方何時再申良覲
共吐胸懷興言及此能勿黯然舊刊詩十二卷未
敢自匿實欲就正以糾過失而獎譽太過甚不敢
當泉門已任事同譜兼有戚誼自合隨事商辦但
楊太守已奉牌示不日卽去郡耳六年兀守一罍
空囊無物不能爲故人多備車船芻米之費希鑒
之區區之意莞存是荷時逢朱暑暮景長途千萬
珍重

與姜曉村太守

卷一

二十五

去秋後八月督部不駐永而駐衡移節時僕曾力
爭之復同蔭翁將得失利害激切上陳已蒙採納
不意中變竟以居中調度入奏大失機宜僕每與
蔭翁言未嘗不太息痛恨也用兵之道以慎爲本
是敬謹不是畏葸旣已看得彼已分明便當布置
周妥毅然前往卽此已操勝算永乃極邊迎頭截
剿兇鋒必挫梯桂衡寶兩路皆可照應料勢料情
斷之以客主順逆勞逸之理決當如是耳今日探
足回聞髮逆已竄至靈川由全犯楚計不過一半

月閒事千萬懇請督部星夜往永永州兵數尙多足資調遣仍一面飛調近處精銳防兵限日趕到信賞必罰確跡賊踪厚集拚戰一面增調補防勿再遲疑此天下大局所關非獨湖南一行省也卒不遑楷稟行轅伏望持此函呈閱賜覆爲禱此閒要害處所已與蔭翁籌商部署矣

又

昨書聞已呈覽今日合詞瀆請不審憲意果赴永州否非必徑徑以是責難此時情勢決當如此爲人臣子義無苟避成敗利鈍禍福死生皆宜置之度外况蠢蠢小醜以壯氣吞之勝算固自我操也弟與蔭翁願調隨轅絕非妄有所希實以感荷殊知藉以仰報諒蒙鑒復我爲望

與劉子英大令論保甲

來函詞意兩美良深欣佩惟吾輩居官任事凡救弊整紛固當師古法而量爲變通尤應相時宜而衡其可否也保甲之法前賢論之綦詳而卒不收實效者由於點充時漫不加察書吏家丁受其些微規例請給委牌官以此等事爲輪年更易不足輕重照常發給官不識承充者爲何如人承充者

亦未聞官人一二語差役得而指使之紳監得而呵責之卽平民亦從而訕笑夷棄之混於地保人以爲辱官實使之然耳如果點驗時核其認保察其素行當堂曉諭董戒兼施旣得其人加以優異則承充者有不感畏交并者乎而又令各鄉各里行宗子之法立團練之規相輔而行當可有効如謂必援鄉約賞給冠帶之例分別予以頂戴計一縣之中保正甲長少亦不下一二百人驟被光榮營求必力非獨流弊不可深窮卽以按年更換而言將繳還原委不復戴用手抑准其長此焜耀以

終其身乎况催辦錢糧勾攝公事一有錯誤更革紛紛官尤不勝其繁聒矣且各處情形不同地有肥瘠人有愚黠有視保正甲長爲畏途者卽有視爲利窟者以得邀頂戴之人藉事生波恐嚇簸弄鄉曲小民安敢誰何此又勢所必至者也至牌冊欲歸簡易此只可爲十家輪掛編查之方若開贖清冊自應按照鄉村分別區里若干保甲若干戶口爲是而在各縣造存稽查之冊則又當首開家長年貌完糧若干次及男女丁口實數作何生理有無寄居并雇工人等詳細明晰隨時抽查非但

清理盜賊卽偶有災患辦理賑恤亦不勞而理矣
鄙見奉商卽希察核

與王笠僧明經

今辰衙參略陳開墾壕田事宜爲利甚溥蔭翁似
以爲然旅見雜沓不得縷縷此事必由府中主行
之委員勘丈明白後卽撥勇丁更番力作邱段已
了按丁給種久之成熟計歲收當不止萬石兵有
見糧地無遺利以耕以戰緩急有資此卽屯田法
也軍事方殷饗餼必日形支絀策莫便於此哺時
當詣齋侍教

卷一

二十八

與胡蔚堂太守

別來雖數通書問少慰飢渴之思終不及面談之
樂也甘紀計已抵長沙此間事必能詳呈無俟縷
縷某老矣數月以來齒動搖者已落鬢髮蒼然者
皆白亦知耗精廢神急須節宣而事勢常不能已
已如何如何昨聞楊太守卽可履任大爲欣然今
近一月何珊珊其來遲也刻下賊踪已遠遁所屬
年穀順成卽永明迭遭蹂躪亦祇十七區十九區
早禾未插耳晚稻均豐山糧尤好米價僅百錢一
斗民氣帖然某正所謂貧人命分薄所向多災凶

者新太守來安知不政移獮俗邊亭息警積儲九
稔道泰時雍遠勝於茲耶謁上台時尙望爲我婉
陳衰病乞去之情狀勿再羈延則感不可言矣臨
行擬送一詩今繕呈希教高風送秋我懷軫結不
盡欲言

與龍翰臣方伯

前歲朱伯韓觀察過永手贈涵通樓文鈔得讀大
箸佩仰無似不揣鄙陋因藉呈刻詩十二卷將以
就正方家冀聞吾過也不圖揚許過當愧慙殊深
至所示送時作詩之弊醜醜乎其有味哉非深於

卷一

二十九

詩者不能道也申咏反覆馳慕益切比聞新承簡
命宣條江右振臺閣之清風普藩垣之和氣完殘
奮怯威武載揚知大才觥觥恢乎其有餘地珠簾
捲雨燕寢焚香定饒吟興伏惟尊候多綏至慰至
慰南槎吟草尙乞有便寄賜俾開通心目如親鍼
指尤爲感荷某來南楚今十有四年初服閑官尙
容拈毫弄墨時吐其中之所欲言以自遣一自謬
領邊郡烽檄紛馳蹉跎無暇卽偶焉棖觸詠嘆咨
嗟半屬零章斷什而精力漸頹興致全非矣粵西
近事月異而日不同正未知如何措手永州疆地

毘連儲勇備隘殊不易易自知駑劣徒勞寡效只
益愆尤竊恐負吾身以上負君國此五年閒乞効
乞休書凡數上迄未允行何由投印北歸葺茅屋
數椽還讀我書庶或識力稍能增長有所造作用
伸胸懷差足自見於世耳瞻望牙纛拜謁無期謹
抒愚悃希鑒恕焉

與梅藹浦學博兄

使至拜登貢餘芽茶二瓶謝謝某於嘉平二十四
日已卸縣事矣此十八月中直是從戰兢惕厲中
過幸平安交去一無貽誤足下知必爲我欣然虧

卷一

三十

挪之款已至四千餘金自問此心絕不欺飾如能
上邀院司鑒察准給軍需領款自是有贏無絀否
則參劾核追亦屬補苴無法只好聽之而已刻下
賊勢日熾兵威日挫置事日壞江漢黃蘄間大遭
慘戮引睇家山神魂悽蕩細弱本爲避兵北歸兩
月來不得消息又不知逃竄何所少陵去年潼關
詩字字是此時我胸臆中語每焦鬱無聊時一再
讀之以自嘆遣承示云云武陵歲事尙屬豐稔乃
竟有此等事殊堪詫駭此閒孟夏初旬青山橋黃
姓爲其族黨數十人持械搶穀三百石某當卽馳

往捕其主謀及黨徒二十餘犯嚴加懲治糾眾搶奪之風因此頓息悖逆之行始於至小禍變之作防其未然潛消而默運之是在有司耳附致豚蹄一風雞四聊獻春盤卽乞芻納匆匆不盡所懷伏惟天氣驟寒珍攝一切

又

星池昆弟來喜聞體候康吉深慰積想讀手書款款懇懇一往情深回思寶林精舍定交今忽忽已三十有七年矣窗月廊雨抵掌論文此景此情宛然在目而當時蹠躐過從者春田先生菊人西園

卷一

三十一

南溟鸞坡虛舟諸君暨伯子寶田都已化爲異物我與老兄白髮婆娑同迫暮景不可合併東谷已定南來事又中變撫事追往何勝惘然見示詩文各一册蒼然老境洗盡俗氛歎服歎服吾輩一生行逕與白蟬無殊區區身後名賺費心力不少老兄之作決當及早付之手民自加讐校勿遲遲也墨樵在江右甚有聲頗聞襄事行營殊大辛苦何當試手花封一展其才老人非必愛此顯榮特以優俸所入奉杖履頤養之資似較勝於多收麥斛耳老兄聞此語得毋笑我不免俗情耶某自衡州

回杜門已一載有餘不欲再出生性不諧俗如此
收場亦自大好惟一橐蕭然藏身人海中非久安
之計耳錄兒權桂陽地瘠且遠復值軍事倥偬未
知代去時光景何似海陽星甫相見否武陵距長
沙不四百里一面甚慳但望三鳳聯翩登科大喜
菊花開時想當乘興來也拉雜奉覆不盡依依

與鄧小雲學博

去歲十一月辱惠書知行程安善深慰所懷勞中
承勇於任事精敏過人巍然負海內之望足下因
依得宗既足爲足下慶然亦見中丞擇友取人之

卷一

三十一

不苟時值撤兵分隊過境支應繁聒兼以隆回都
須親往巡緝先事預患匆匆靡暇未及奉覆乞鑒
宥也僕猥蒙大府謬采虛譽堅令攝宰此閒勞勞
遂十有八月不敢稍自愛惜大傷營衛夜不能成
寐者已百有七十日矣春夏之交賊鋒突入楚畷
隣境蠢動赤手布畫勉求守禦之方決意以固人
心爲第一要義幸賊傷憐不加蹂剔四境得以安
全無事斯真如天之福然養勇添站給予防兵口
食爲日甚久請款未發虧挪實多萬難支展一介
閒官性剛才拙彌縫無法將來核交倉庫時惟有

俯聽彈劾已耳昨日邵大令已來得劄
重肩私心竊喜但願麥菜豐登秋禾迭稔俾吾民
蘇息疲喘此則私衷所祈夕禱念者也近逆匪長
驅江漢復陷黃州勢益猖獗倘順流而下東南騰
沸漕輓堪虞所關良非細故天道高不可知人事
近而可見滅此狂虜正未知一舉定動當屬何人
當在何時耳今天下大病患只在一苟字文官不
知廉恥武將不知韜略士卒人民不知恩義倖生
畏死傷威損重以致二百年有此非常之禍受事
諸公非破除常格振厲而變動之恐未易收效也

卷一

三十三

小渠今弟雖屈主講仍可北行於課士了無妨碍
曾致書以聞並囑曉杭學博促之日昨知其決意
不出天懷澹定良堪欽佩承命各件均於歲杪交
訖郡城盡數修竣尙餘南北臨津三城樓未畢工
又新建石譙門五所亦僅成十之六七擬呈明上
官仍歸一手辦理僕赴長沙當在三月望後也知
注附聞獻歲以來尊候綏佳何勝馳念

與陶琴子大令

別後甚思念屢見省中報仍未假手仕宦遲速固
自有時有數然以袞袞時賢豈足下反居其下邪

年來吏治衰頹風氣日以凋敝操進退人才之柄者似不能諉此咎責也時局一更未審能有所升黜而爲之補救否讞局繁猥最勞心力想趨公仍舊僕舟行艱滯一月始達郡入城卽收喊稟八十餘紙九日受篆十五日入署檢移文文卷計委審提訊批發共四百有餘逐與披覽荒誕居多而命案緝兇開參之案會幾歲月乃至三十件有零廢弛不理尤可怪詭由辰泝酉水程極爲險惡搶劫成風不報不緝與黔壤接能不憂畏民玩俗澆迥非七年前景象矣某頹景多疾久不思進取徒以

卷一

三四

中丞推藉甚力辭之不獲遂慨焉少冀塵露之報而端緒萬千剔釐匪易此來殊深自懊歎况蕭索空囊積年債食甌塵釜魚范萊蕪其將再見於今矣勞儀卿知不時見希道意銘兒聞已南歸尙不得家書懸系之至近事幸隨筆草示勁序已臨禦寒安計臨紙悵然

復段冠卿大令

今歲再荷手書款懇懇情深於文別十餘年乃垂注如此此實古人久要不忘之義令我感嘆不已並聞抵官所連舉丈夫子壹是安妥尤爲喜慰

樂昌舊號豐饒今日如何民俗奚似甚念甚念
自咸豐十年牽誣降調旋蒙開復更予升階而序
補無期重以時局日非遂不復有用世之志去秋
謝永州門人趙暘谷曾爲我購愚溪側閑地三十
丈擬築屋種園爲退休之計以使財需千五百金
方能辦理風袖飄然因之縮手頃台司函札殷肫
是以仍來長沙以答其意明年六十有七歲矣老
馬伏櫪豈更戀莖豆銘兒邪再權縣印身累頗重
所可奉告者官聲尙好東孫翊孫均試高等食廩
餼官讀書耳釗兒資性愚下於仕途斷不相宜六

卷一

三五

子三女婚嫁並未了卻一件渠意亟欲分發爲覓
食計我固不以爲然亦以空囊而止幼子彥鈞今
十一歲已誦五經不甚蠢笨差堪娛老來湘三十
年徒擁虛名了無善狀自憫自笑拙極矣承問久
不具覆衰嬾幸宥之茲縷縷地與郴桂隣尙非遠
遠隨時寄語爲望行改歲矣履新納祉凡百吉羊

與楊壽生大令

八月十一日冒風雨自橋頭驛歸感寒鼻塞頭眩
體甚不適次日中丞已聞知遂於已刻修謁密坐
深談約一時許勸件頗蒙嘉獎不符田數百有十

八畝以開除屋場溝塗爲言中丞亦不甚推究言
既乃細詢沿途接見各官復縱論邊防歲事詳切
朗至於足下則以操守清潔對至才力必積久歷
練而後增似爲首肯此後望足下益勉之有暇當
讀書兼讀律以爲居官治身之本管束家丁書役
尤宜嚴謹此輩知有利而不知有義良善者少殊
難養也僕今年六十有一歲矣生性倔强官興久
消自軍興以來民困財殫世事日形艱瘁能塗飾
者卽爲能官補苴罅漏尙鮮其人况廓清而振動
之者乎以此不復衙參決欲舍去非讐言也而此

卷一

三六

月以來屢荷台司殷肫之意更委審要案不允乞
休鬱鬱逐隊大非所願絆高鳥入雕籠繫老馬服
鹽車何以異於是耶昨得書屬作尊甫壽言自當
踐此宿諾惟日來匆遽不及握筆容當奉寄春潮
廣文已代雪誣李從九已請超委徵收近如何華
容今年水旱情況亦縷達方伯風疇先生不另報
蓮衣和尚將去朗州已乞隸書數紙有便埒上相
處八十日情摯意篤一別如雨馳思何極遠惟努
力自愛不復一一

初與足下相見時伏見年力正富凡事肫切竊深異之嗣暫權首邑雖未見所設施而闊達之概已有異於他人之爲益爲忻喜且私爲湘中慶也頃惠書聞已視事新政宜民必粲然可觀惟以實力無懈爲望四方未靖天步艱難亟望州郡縣得人甦元元之氣以銷賊盜之鋒清和咸理再見昇平如僕者衰謬無能得以餘年飽飯歌詠優游足矣雪後復雨積陰不開江湖冬漲下游尤劇未知明年豐歉何似代局鉤算晷短靡暇裁答稽遲希原鑒之

卷一

三十七

復常德某太守

辱手書所以開慰之者甚至似非深相愛好者不能如此且感且感僕自省事以來每觀時會之乘君子與小人妬君子常敗而小人常勝古今同然前事尚復何言哉季世得失禍福多由時數而不必其義理然吾人所斷斷自決者則以在我爲衡我行事苟見罪於君子當自咎自媿之不遑如小人藉端排斥又何戚戚於心之有乎而况識闇氣剛拙於趨走本非仕進之才時局艱難無能補救竊祿已二十餘年茲以微罪鐫官幸矣至篇未低

首降心云云以爲屈於今必伸於後此枉尺直尋之說僕不意足下更以是勸勉我也想足下聞方

伯專詳提調代局奉批獎允計轉機在此後望在

此亦何其太不相悉耶僕遭吏議卽稟祈北歸檣

舟待發中丞再四諭留悔恨引過故有此舉僕堅

辭不許暫爾羈延實非得已古人去就自如思之

汗下不知者乃羨爲終南捷徑所見去兒童幾何

哉僕與足下初相見時竊謂讀書致身必明白事

理能自樹立今竟何如僕誤邪抑姑嘗試我耶陳

明府持書來屢懇裁畚草草言多激直勿訝勿訝

與楊海琴觀察

屢得足下書不一奉覆固由老嬾使然實亦匆遽無暇也聞中擬裁答兼寄近詩而例不得用墨筆又復中止撤棘後紛紛酬酢深厭其無謂而捐局嚴奉部咨予限一月造賣十年來從監花名清冊報銷所亦以提用捐欸咨請分別已奏未奏數目刻期造冊辰入酉出自眩腕脫事未集而衡州之檄至矣再四堅辭台司決不允所請遂爾買舟而來倚蓬寂坐竊得二喻七八十歲退院僧忽復登

卷二

一

場說法殘缺齒牙不免爲頑石所笑卸粧老女強梳時世鬢髻掉弄姿媚只增其醜兄今茲將毋類是邪書告足下當大笑也受事月餘入廨才十日有奇清釐積牘未了之案凡有三百絳標嚴札催緝匪犯七屬中有姓名者多至百數十名聯團編甲未曾舉行吏役疲玩又他郡所未有迫欲改觀殊未能也久甘屈伏頓歷艱窘貿貿然來悔無及也生平頗自期許徒以世局日非多不可人意遂恣然有色斯之圖今旣爲之亦只得在官一日盡一日心力爲所能爲如斯而已足下前書兄頗訝

其多憂畏語豈其中大有不自安者邪進退榮辱
有大力者主之吾輩守理信天絕不類流俗人之
爲願置之以自廣耳今日扃門校士思足下不已
拉雜報聞天寒遠惟侍奉曼福珍衛自愛

又

月之八日試院覆函甫發樂泰來又奉手書並九
日綠天庵讌集之作咀誦數十過撫時嘸世一往
情深清微繇邈亦復沈鬱頓挫悠然見海琴之心
不啻與海琴復面也是夜枕上率成一詩奉和別
紙錄呈大教事勢至今日殆不可設想如此艱窘

卷二

二

任之者或不必能者又無由自見顛倒錯謬覆
轍相尋狂瀾倒海幾似已成之局然每獨居默念
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實邁古所未有茲者
兩宮慈聖政令一新決可載廓重氛共食昇平之
福特哀憊如兄年近六十可能親見其盛否承問
殷切大概已略具前書此數日間清釐積牘編查
戶口清冊嚴催七屬確拏著名匪犯所事均已小
有頭緒可笑者申訴呼籲日集於門醫門多疾渠
謬以高手相待耳粵匪復蠢動行台省已添撥弁
勇前來當不至有事近日形狀何若有暇示知鄭

問樓人頗明白近忽爲人所譖毀然亦無足輕重
吳樸農接辦釐局其人篤實與凡爲同鄉人壹是
希扶持而教誨之楊紫卿有二子成甫立甫貧不
能自存或與樸農計俾有沾潤稍獲奉母甘旨之
資此尤風義所係知必關念也近詩未定本自辛
亥後凡八卷亟思改削付之手民無如匆遽不就
何舊刻未攜來容當命錄見刷印覓便寄也縷縷
卽頌升祉

又

卽日得手書並和韻詩二篇神韻高秀絕類劍南

卷二

三

得意之作咀誦數十過亦遂自忘其醜復爲繼聲
奉呈吟削未免小巫氣索耳久聞移守潭州已奉
檄否樓臺近水清暉先得此大可欣慰惟年來鋤
荒翦蕝修復勝蹟不獲竟享煙霞谿山之樂而又
露冠暴蓋昕夕靡遑勞勞於進退揖讓顏色詞氣
間迎探窺測絕無與國家絲毫之事樂乎否乎知
老弟必與鄙懷同也勿以示人爲要

又

見抄報知牌示升擢爲之喜慰無量吾輩豈以是
爲輕重不過積年勞悴上有以酬俾後來者宜盡

心力爲之母或夷棄城郭人民爲冠幘生色耳五
簞山溪險陋絕不似永州幽秀奇麗然寒煙碣雨
從此入吟又豈非大幸邪遙飛一璣當仿詩人成
例也二十七日書奉到披誦再四觸類伸懷又不
覺自忘其醜次和二篇又感事一篇手錄呈教不
及原唱遠矣昨奉札兼護本道事拜印後卽舟赴
長沙以弛禁習教賠修天主堂部咨催促憲意諳
諳此中有必當面陳者扶邪召旤辱國拂民廟堂
安用讀書人爲邪臨紙不禁憤悶老甘屏伏不願
與聞人事惟老弟知我心也獻歲侍祺千萬壹是

卷二

如意

又

昨日寄一書並奉和舟中七言絕句二首久不我
答浮沉乎抑事冗無暇乎今夏亢旱六旬有奇鄉
人啐經拜香者呼號來城數百爲羣晝夜不絕聲
大吏設壇步禱延請廣濟真人亦迄無驗歲事頗
足憂兄屋小人多囂熱不可耐米驟貴急思田居
而又抱暑病不獲卽去茲入秋十數日矣屢得雨
少涼爽深喜垓收尙豐其他得失各半而所患洞
瀉仍未盡痊也老弟近狀如何惟侍奉萬福爲祝

台司遷擢時局一新潭州事有所聞知否自來衰
俗末流學士大夫往往非意被誣謗不意竟罹於
禍假使上好苛索則宵小更復巧造言語攻軼仁
善構形伺隙因緣以貢其身而風尚所趨傷蝕元
氣陰陽乖錯馴至於不可收拾而後已稽之往代
足爲寒心今豈有異於古邪切望老弟勉之危行
言孫吾道宜然非但爲老弟勉兄亦兢兢相與共
勉之耳羅菽甫同年無安研所暮年窘况幸矜全
之俾有棲集爲荷適來乞爲作書坵及希鑒秋氣
中人慳悽增歎不盡欲言千萬珍重

卷二

五

又

八月兩奉手書蒙惠墨揚詩箋各事久未答謝又
承游朝陽巖二詩零虛山逕安棋局一絕屢欲和
而未果也秋光正好脫然無牽累檢篋中未刻詩
槩自辛亥歲至今十有三年已存者約四百篇釐
爲八卷細加改定甫得四卷付之抄胥餘自以爲
未妥者僅二十餘而病忽作胸腹常築築然氣鬱
痛不能伸終夜不成寐兼之血泄憊甚不支不禁
搥牀大呼生平所事無一稱心此區區者而造物
亦故相阻難耶遂棄置不復理閉目枯坐少食早

眠幾及一月而忽忽已逢寒序矣長至以來怨翁
貞老蔭雲敬一爲五老消寒會二數日一集每集
率意爲詩詩不必工藉以謔浪賓主陶然當嬉酣
淋漓時輒與貞老言惜座中無吾弟也近況何似
新正來長沙否草城官所不急去亦自大好頗聞
歲收大歉苗租慳納邊事極棘手且仕宦遲速確
有時數知絕不介介耳兄明年六十矣生性不能
俯仰隨人理合顛挫尙復迴翔塵海中殊大無謂
決來永卜居味間耐饑遨遊好山水以娛頽齡已
屬階平謀之賜谷諸君爲我相度籌畫鄙狀問階
平可備悉也酷寒侍奉曼壽動定多綏

卷二

六

又

別五闕月矣老弟無一字來豈嬾散竟類我耶抑
邊烽暫靜燕燕居息不事此瑣屑耶比維侍奉萬
福體候勝常良用馳慰初翁聽弟頻相見五筭形
狀言之綦詳不審銀賤穀貴何以籌展然私念老
弟厚貌坦懷具福艾相無足爲難也九月初此間
事想已聞知綜核名實動足機瑑誠無可辭不意
冥鴻亦復罹網大竒大竒無已已於去月杪上書
乞歸修墓矣朝廷遣二使來傳聞異詞不寒而慄

以故至今尚未批答靜俟之可耳權永州時紫卿
山長集子美東坡句贈我文章開窾奧談笑安邊
隅誠不敢當然良朋惠愛之情至今緱佩檢行篋
久失去此帖前乞老弟爲我補書幸勿虛此諾日
來狂風微雪杜門不出望遠馳思作一詩奉寄別
紙錄呈蔭兄提刑鄂渚貞老忽乘興看金焦去敬
一亦入都引對去年隻雞之局寂寞不可續牢落
况味可想而知也

又

兩承手書並墨搗六種鹹鴨香柚各事甚謝甚謝

卷二

七

比聞賊退無虞侍奉萬福體候勝常尤慰兄於去

十月上書乞歸修墓準擬成行封篆日接院批司

詳尙有經手未完事件細核抄粘實無所謂未完

者吏胥以深文爲索資地耶抑大吏故爲是留難

耶來南二十有二年囊無一金家無一瓦食指繁

多生計靡出沙湖水田不及一頃歲收不可必決

意歸去買文爲活歇鼓停鑼不復弄盤鈴傀儡正

未易奪我初志也擬續陳之以俟後命錄見近又

將去縣矣勞勞十餘月賺得私債二千癡亦似阿

叔奈何奈何天使於月之十日已拜摺卽北發甚

秘密外間無聞知者察問各條猥瑣極矣有無滯
碍終不可測也貞老游焦山尚未歸蓮公寄鉢如
故稚蘅則去九月杪死矣身後無長物孤女已嫁
去黃壚三尺了卻一生痛哉東墅乞病後鬱鬱閉
門罕與人接長至後同志三五人時作飲局消寒
韻唱和至四十餘篇清麗居宗殆近日之所希也
新辰溪令劉君璣來屬作書乞教誨而成全之觀
縷坳聞倚爐呵凍曠如復面

又

前奉十二月十三日書並鄧忠武碑刻金石文字

卷二

八

乃後人考證之資官職物事宜用本朝名稱不宜
借襲往古性翁文尙有可議若書法則駸駸入褚
登善之室矣可寶愛也試鑑前後來筆之約實所
顯然乃以雨雪載塗濟勝無具坐負佳招殊悵悵
耳黔軍日久無功糜餉不足言頻頻挫失威武不
揚勢將引賊深入如仍不另籌傾巢而來沅晃最
可憂慮求長爲清人逍遙而不可得矣性翁水程
相左凡兩寄我書並詩文十數篇屬定中有與貞
老酬答者封篆後率和一寄性翁一致貞老貞
老久不相聞或因繡襦平陽之勳頓減歡趣邪得

鄙人慰藉語當復一笑香孫已來相見所學頗好亦不負於其職跪足下寮良可惜也東壘有此月南歸之耗不知果否溪州約共贖五百金當成行矣兄久無宦心此間尤爲無俚以中丞殷切不敢負負遂卽其太甚者而整治之絕非有他也舒君早來至幸至幸銘兒自京師歸來窘無所得數得報債食殊不堪而塵甑魚釜未能分飽饘粥如何如何適諭另紙錄三詩乞教草草不莊伏惟陔養綏福順時葆衛允升大吉

又

卷二

九

承手教已請咨入都引對心爲之不釋者累日援軍深入賊敢出其後塗炭我邊恣意去來藐我已極遷延之役逍遙之兵捐金糜糧此誠不了軍事甚掣肘亦略有聞知但決然捨去退計安在林嬉水宴逃宦遺榮蔬食布衣隨分取足亦無足爲難者惟堂堂門子馨膳潔餐不能以一日之故而儉吾母若云賣文爲活亦安得兼金文馬義取無虛歲乎是吾弟所處之境與兄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者滄海橫流處處不安固天運使然抑人事有以致之吾輩雖非拯危扶顛之才而皆有憂世憫俗

之志老居人下鬱鬱無所施索變揆機尙復迷困
塵網中效眾人之所欲得無乃爲猿鶴所笑蒼茫
四顧同抱遐心昨又有次答性兄詩別紙繕寄覽
之可知吾近狀矣離羣已久晤語何時諺云尺牘
書疏千里面目所乞如何批荅受代後擬何以布
畫幸縷縷示我以慰馳思

又

專足至得手書以鄧忠武墓表中銜名相商此決
當直書辰永沅靖兵備道楊某不得但作巡道且
稱公也碑版文字義例綦嚴昌黎柳州乃不易之

卷二

十

師法耳承前請未奉批荅鎮軍已更王綬卿甚慰
甚善邊要需才未易擇代幸耐煩苦爲之以酬中
丞倚望綬卿能戰有紀律質性亦與他人殊此夙
所聞知者共事一方定相契合受事後如何謀定
措置幸隨時惠示只不知兵然古人有言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日情事頓與之相反令既
不行氣久不振漫然深入欲速見功邊民尙辜大
遭蹂躪及此改弦更調庶或收之桑榆耳貞兄性
兄近皆無書來不知何故此間頗多暇月三日值
已一游觀音巖有詩紀事苦無和者不及呈定批

審之件嚴催屬縣申解告犯僅向啟禹向祖貴二
件來已爲之訊結餘兩造仍未齊也患目最苦張
湛嘗以古方嘲范武子損讀書減思慮專內視簡
外觀旦晚起夜早眠以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
筵七日有效雖屬譎浪究亦至理兄年來頗加意
於此故並以奉告也香孫考滿有二十六日來郡
之說聞其狀甚窘或免五筭一行亦稍省耳恩恩
奉復並問侍奉吉羊潭祉懋集

又

昨朱香孫到郡已註考繕冊申齋矣行李甚窘且

卷一

十一

曾修謁又深悉其治狀憲長官加優恤免其走赴
五筭卽日加考備文給來役領回毋或稽遲則感
戢靡似也尉龍山六年再禦寇禍而論功不及此
誠不足言香孫亦不以此介意然知而不舉考察
安在尙擬縷縷呈台司耳近日邊事奚似寶翁爲
人抨劾不審合肥公何以覆旨大抵天下事及之
後知履之後難非局外人所能了澈也前件奉批
答否尤念尤念舒太守計此日當南來兄去郡或
亦不遠如獲同返長沙拉貞兄恕老不時宴集暢
敘古懷此樂真南面不易耳朱明遷序卽事多社

又

僕老矣鶴髮鷄皮謬膺此役用汝作舟楫不過爾爾眷言永州山靈溪神得毋獻嘲邪五月頻奉台檄促赴長沙適得足下手牋詩本墨揚沅競各事便欲作答而襍穢觸熱喧集我門拒之不去實無須臾之暇夜又不能就燈下作字六月初鬱鬱來此間亦既爲之卽檢料一是逐與稽核整紛別蠹棘手焦心頃已興工與斧者斤者鑿者墨者漚者杵者治者緇者爲儕伍猥褻煩瑣令人不耐清味逸興消除盡矣忽聞朝旨將去五尊浮雲軒冕吾

卷二

十二

輩是何等胸次文字千秋自有事在特藉區區祿

養上奉高堂足下所處與僕迴殊東華緇塵知必

不重踏陳迹入蜀險遠歸費不易浯溪田廬雖可

棲息而邇來時警鄰烽民俗益形狂詐風景不殊

局勢可慮湘中九郡何處安樂速日與性老談輒

爲足下惘悵也涼秋九月必此經過相與訪乾明

寺登孤峯頂臨江命酒嬉玩風月吐奇驅悶其必

我諾耳索新舊刻不能郵寄晤時奉呈伏惟若時

調護侍奉曼福

又

刻本共三十二卷送上屢承諳屬不敢自匿登高
一覽邱垤不足云也初十日薄治蔬酒過我寓廬
一談已信知性老矣昨共醺集豪興未摧必有餘
慶喜甚慰甚

又

僧亦是吾輩流連中之一物入詩韻甚惜湘中無
通禪理解文事者令我想蓮衣不置昨大善寺道
人來請今日喫齋且云足下已諾之矣果否復我
禿丁乞檀施常態耳可笑也性老已返迴龍橋並
聞

又

卷二

十三

昨晚讀重刻晨鐙酬唱集因搜篋中所藏海門畫
扇詩篇及往復札牘再四吟翫愴然者久之足下
此舉今世所希海門有靈其亦可以慰矣今辰起
走筆成此不加改削頗沈鬱頓挫不知方家以爲
奚似借曰可存或卽增刻於後吾輩文字性情不
以死生少有移易斯實扶世翼教所關非雕章綺
句爭能角勝也

與楊性農兵部

我如來承寄書並新刊詩文數紙山中以文字自

娛蘭桂爛眼歡趣暢溢殊令人妬且羨也某近益
老嬾友朋簡版戢戢無一答者時局大非慘慘畏
咎惟至相親好者偶與之過從踈伏自安情狀可
知矣然每念衡州之事拂衣脫屣在我誠不幸身
名俱泰矣其如虧損國體頽喪人心何哉坐此輒
仰屋長嘆也年來吟詠無多自覺境亦少進未刻
詩已刪定四卷尙餘其半未付抄胥秋後可了此
一事銘兒試手山璽偏值豫章有警尙喜其無庸
吏氣習頤有人自桂陽來頗道官長賢明書報足
下知爲我鼓掌也鄂渚軍報頻聞揚州頤復危迫
東南大局久不見澄清蒼蒼者意竟如何吾輩同
迫衰齡幸許歌頌昇平慰甚盼甚

又

卷二

十四

八月杪聞老兄將來長沙而某又匆匆赴郡意南
船北舫風送笑語當獲良覲也而竟不相值及抵
此間訴牒倥傯敲撲喧囂不免爲前人所嘲何所
爲而云然且復自嘲也歲云暮矣稍有餘閑因檢
篋藏十一月惠書申詠反覆頓有所觸成詩一篇
並次韻寄貞老一篇遜原唱多矣承示蕩平粵寇
頌古茂淵雅雖不能追步韓柳視方靈川平定朔

漠之作有過之無不及耳屬定無可置喙文章得
失心自知之非阿好也大雪寒極呵凍草草奉報
獻歲吉祥潭第逢吉

又

前承手教並疊韻詩是夜卽事次答久未錄呈比
數得微雨山田仍無水翻犁米價驟貴殊可慮也
黔軍淹滯無効而克捷頗聞有自印水八恭來者
具得其實苗徒誘結日多玩我特甚晃沅村里聞
焚掠慘酷春夏間傾巢而出禍不可以逆揣兩得
海琴書已乞給咨引對作退計矣尊事大難復多

卷二

十五

掣搖書中有所如不合之語情狀可想否則必不
如是決然耳自來用兵得將難置帥尤不易倘以
不習之士卒付之茫昧貪冒之小夫幾何不以地
予敵也此間相距較遠亦有險可守保靖里邪與
荆竹園有徑路可通長遣偵探或不至有他虞惟
郡本荒僻邇來習俗大非漸趨刁悍受事後少加
懲治而振厲之其弊久而創深者亟須更革以去
其愁苦而獲安樂但條件繁瑣諸須獨理辦處契
要實未可以旬日計耳嬾雲戀山病鶴不食勉力

此來思去久矣老只知我愛我乃欣然望我遲遲

瓜代邪貞兄近狀何似曾寄一詩亦未見復東墅
有此月南歸之耗不知果否成行有所聞幸便示
次荅一篇別紙繕覽希郢正之

又

昨翟中丞招同海琴醺集席間已定初十日之約
幸惠臨文字之飲他人莫能共也重九風雨不管
天公破例與否且須酣暢但無處乞菊花爲吾輩
襯秋客耳

又

次韻送行詩別出機杼運掉自如卻自深情無限

卷二

十六

絕不爲韻所苦與日昨用芝山詩韻同非胸有積
卷醞釀深厚者斷不能也來示謂當世鮮能逮此
信然然止可與知者言否則將以吾輩尙有標榜
習氣私相竊議矣海琴今日仍未發船可不勞遞
致賈胡句留昨相見亦且自笑漫郎乃其心摹力
追之人漫誠相似將無經略容管綏定八州海琴
亦不終老涪溪殆有後望邪

與左景喬中翰

葦爾興安城我援師凡血戰四十日而得以靈川
之匪併力死拒之故此時孔道疏通二城收復皆

我楚兵之力也餘賊逃生約尚有四千人已與平樂股匪合馬頌中丞札令蔣太守移師往勦平樂城堅厚城中積粟甚多土匪附和者亦眾路險而歧較之興安尤不易易適派探回報前月二十六日黃遊擊越境往襲賊遂敗退沙子街月初仍率黨萬餘人來西嶺寨紮館寨距永明百有餘里距龍虎關卻六十里而近其意決欲報復已可概見已飛函永明文武妥爲戒備矣蔣太守近復患病湘祁永忠各營丁勇患瘧痢者亦夥勢不得不養銳而行昨曾函商將來進勦時或大軍徑由灌陽取道栗木寨抑或分兩路夾攻會於沙子街必須檢査地圖相勢料情步步慎重先期飛速告我誠恐南擊則北竄西擊則東竄永明容可支撐一入灌陽必至浸淫道零邊界又將大費兵力也老兄憂國如家手此近事縷縷以聞然數月來某鬚髯益白矣

與楊庚雲員外

式巖方伯過長沙聞足下偕杞山舟送湘潭恨未駛帆西上先期迎候藉可作半日談晤也至今悵然足下近狀何似杞山旣未成人都之行賢不家

食生計頗窘愛莫能助馳念曷已方伯於月之四
日東下二十一抵鄂何日取道襄樊尚無的耗江
口拜別言意殷肫此番離索之情與湘水而俱深
矣某閉戶不出壹是如前長至後與恕翁子貞兩
莊諸兄爲消寒之局三數日一聚酒食諧笑賓主
驩然輒作詩歌載賡互答當狂醉時不復問冠裳
之顛倒米鹽之瑣屑浮雲世事白眼模糊此窮愁
無聊中別有寄託信人生不可多得之境也足下
謂我樂乎否乎前書頗以苗逆爲憂昨聞已授首
姑蘇已復山左靜謐無虞僧邸帥師南趨江淮大

卷二

十八

局當計日可定明年換甲氣象更新白頭陞伏詠
嘯昇平吾願足矣衡州近事紛紛傳說究竟如何
有暇希示塞耳不欲聞當世之事然此係中外交
涉指置少乖此後更難著手飲衡州水半年矣深
愛都人士忠義之忱爲他郡所無故未忍忘情耳
子春兄屢辱惠顧竟未獲具杯盤一申地主之誼
甚歉悚乞達之少雲親家烈先春坡晤時均代致
意

與劉子迎觀察

到郡受事已兩匝月倥偬無似不暇修問方自愧

廢禮乃荷手誨殷諳感悚感悚此間風景絕不類
七年前矣古人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
其官亦既貿貿然來暮年心力何敢自惜况重以
中丞肫肫推藉之恩耶惟疾篤難痊瘡大遲愈俗
敝習澆欲挽回而變化之正未可且暮期也昨舟
行羅衣溪畔五學諸生數十人以錦聯相迓詞意
甚美而譽望難副因懸之齋壁每瞻詠以自策勵
別紙錄呈希有以教我省門近有新事否武昌形
勝山作八字數不及九老節相優游秉節逾十年
矣誰實發覆豈遽爾傾側耶東聖南歸迄今未奉
書報藉餽頤頰未爲非計特坐消日月匏瓜空懸
不免同此浩歎耳子宣氣壯才美今日州邑中如
其人殊不可得脂膏不潤如何如何黔氛甚惡雷
池寸步大可憂慮玉翁庖局殊長但蕩寇安邊須
操勝算踳躅荒州何時一舒杞抱也霜雪杪歲引
領爲勞遠惟珍衛玉體延納春祺不備

與朱石翹太守

去秋驚聞吾弟遭大故曾手書奉唁備言毀終非
孝爲國愛身之義未審達否比承總局趨事素履
綏和藉慰馳系江右袁吉瑞臨四郡又擾賊氛道

遠苦不得的耗周梧岡督師瑞州連獲大捷曾見
此抄報否吾弟眷屬已返樟樹當得家書壹是平
善頻年烽火東南糜爛財竭力殫蒼蒼者天其何
日悔禍也兄來此間三易寒暑緝內匪禦外寇催
徵追欠迫我無暇乃東安甫定未幾復失江永頃
雖圍擊他竄二城收復然壤地相接舉足卽至根
株猶在後患未已況著名股匪如朱聲宏鄧興爵
者尙有數十起邪以空枵萬難籌調之郡城而當
無限之兇鋒已屬智勇束手加以事多掣搖隨處
刺謬效無志識人低首下心以取殘羹冷炙之辱
實所不慣欲孤行一意而又勢有不能舍投印去
官更有何策哉寄示省親圖記令我悲感靡已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此古詩人孝子長言嗟嘆不能
不恻於懷者而吾弟於提戈殺賊之餘得少盡采
蘭藝黍之思似於忠孝未有所歉唯屬作詩歌此
時遽無以報命兄夙病嘔血年來齒脫鬢斑衰病
相乘久不搦筆卽日乞休如蒙長官俞允回省候
議得以調攝孱軀願豐亭記決當并案了此墨緣
也匆匆奉覆希賜鑒答

屢辱過我不及走謝爲歎屬作送行詩呵凍賦就
呈教相望綦切情見乎詞紀事叙功絕非私譽僕
與足下驩然託兄弟之好千里分襟有不敢不奉
告者花縣公廉潔自守洵堪令人敬仰惟其才不
足以應變其識不足以決機而性又頗執拘與之
處萬勿相恃太深審直自遂致隙開讒入也慎之
慎之篇末云云非徒自傷衰老憫時嫉俗蓋已微
寓此意於長言永嘆中矣

與胡聽泉

久聞吾弟來衡州竟不會一作手書奉問非頑鈍

卷二

二一

廢禮實不暇耳且心緒勞亂無好語報慰故人吾
弟中道鍛羽亦佗條不如所願徒惱人意故遂置
之日來體候勝常爲頌爲慰惟眷口現寄何方姪
兒已四歲矣必聰慧殊常已授讀未尤念河北頃
有捷音此大可歡喜大江左右蹂躪三四年尙未
能摧陷而廓清之如何如何武昌漢陽凡四罹賊
禍鄉無一倉人無寸縷天心未厭當局束手引領
北望輒不禁流涕之橫集也此間伏莽最多兄來
時已值道州有事星霜荏苒兵戈稠疊去秋八月
由道而甯而新復由新而甯中間零陵亦猝來外

寇掠野攻城紛紛警報兢惕以至於今雖一無貽
誤此心此身日形疲瘁萬難支展矣况粵西似已
成不可收拾之局無地不有賊無勇不通賊屠城
戕官幾如兒戲前一二年平樂桂林兩郡比之南
潯大泗等處尙爲完好而今則一致矣密邇我疆
此輩帉巾持梃饑而思竄以一郡之兵力禦無限
之強鋒幸而勝可以躉安目前尙不幸而敗則便
不可設想然天下無不可辦之事人臣亦無坐視
國憂不理之理但使糧餉尙可籌畫殫力布置威
令必行訓兵練壯恩嚴並用不令匪徒乘吾瑕抵
吾閒支撐半壁以衛湖湘千里或非異人任也而
事事束縛諸多掣搖雖至愚極陋者亦決其斷斷
不濟也昨專稟乞卸尙未奉批久擬束裝逕赴長
沙面陳各憲而邊患頻聞內訌未靖不敢貿然置
之而去終日仰屋長喟眞焦灼無似耳夙訂知心
幸有以教我滔滔孟夏鬱陶心凝書不盡意伏惟
垂察

又

足至奉手書藉知體候多福良用馳慰惟獎及鄙
人以爲年來賢勞獨任殊深惶汗耳月之十四日

周副鎮血戰捐軀遂至永明被陷此實非意料所及敗書到郡仰天痛哭者竟日固不獨爲湘中悼此忠義也永州三營將弁能戰者甚寥寥有謀者更未之一見無以已商飭蔣都司左千總彭外委分帶練勇八百人先後赴道嚴守上江墟以扼北竄之路然賊眾至萬餘戰難守亦非易昨由郴州來鳳燎勇共一千不知得力否亦已抵道於二十六日併路紮營凡屢札帶兵諸人務須相幾而進不可輕於一擲必四面布置周妥方可奮力往攻頃探知賊入永明後十數日尙未敢逸而他去因

卷二

二三

手示機宜凡五百言如能一一行之克復或無難也江華令某本無百里才永明有警卽日潛逃城外嶺東守備亦曾早經商飭督勇四百點兵四百馳來協守而文官則惜命負義武官則於奉札時詭詞遷延置事如此誰與其濟時艱尤令人焦憤無似本日報榔桂敗匪由甯遠擊潰一無阻闔遂入江華城城空無一人但餘破屋百十間賊並未踞城而居此十六日事也已札行蔣都司等確探賊踪曾否合股或先易後難或分兵往勦署鎮軍亦擬不日統東安團勇親往督勦並據實稟叅矣

無財無人大局同然而此間尤甚兄久無宦志鬚鬢飄蕭但願迅復二城乞効去職耳來書有舉世患貧獨不介意之語此正吾輩立定腳跟處敬佩之至銘兒過衡州蒙長者教誨之飲食之感甚並謝手覆匆匆天寒一切珍衛

又

聞吾弟蒙恩光復歡喜無量屢欲馳賀搦管輒止非但老嫻兼之日困官牘此中常卒卒殊無意緒也頃家丁張祥由長沙回具述一切實深感佩七

月三日桃川匪經我兵擊敗退去仍不時游奕恭

卷二

二四

灌交界之栗木觀音閣等處窺伺我置將投隙而入幸先期已移調勁勇七百於苦株山道東零可以兼顧沿邊各團嚴整有備每團約得千數百丁聲勢尙壯遂爾西遁日來探知已分三股投入潯州者爲朱洪英踞恭城者爲黃金亮仍肆擄掠於栗木寨各處統率土匪者爲馬廷科此賊本名陳永秀全州人並聞勞中丞又委員招撫計將並此三股一併辦理未知能否得行亦未知就撫後能否不至他變大約粵西辦事似只就目前不爲長久計耳邊患難以驟清今年或可無事楊太守已

到計日當來兩窻拈墨率成一詩奉呈乞教吾弟
謁見方伯尙望爲我婉陳俾早卸此肩不勝禱荷
履茲秋候道躬安適凡百吉祥伏惟珍衛不盡所
懷

又

昨寄書並詩一篇計已呈覽詩不佳字尤醜劣然
數年心跡亦於此見之兄日益衰老功業無復望
矣所自期許者僅此數卷詩耳近聞楊太守可來
已檢邵州永州六年未刊之本燈前枕上細加刪
改去郡得閑擬付之手民敝帚千金大可憫笑未

卷二

二五

知吾弟視之何如耳湖北江南消息甚好江西畢
竟如何此間賊踪距境雖不甚遠然嚴整有備如
天之福當不至驚擾我民人侵越我邊疆也劉子
英大令被劾來長沙其人樸厚誠篤深愛名節在
今日甚爲難得不審塾用軍需致虧正項可能撥
抵與否事畢仍予開復否據理論之四經外寇撲
城彈丸一隅依然無恙可謂衝且急矣可謂堵守
得力矣弟於此等自有分寸且公論自在不俟兄

之縷縷然尙望加意噓植勿令規行矩步人有張
張何之之嘆耳昨乞見方伯爲兄婉陳俾早卸重

肩不審上達否兄於方伯感恩極矣知己至矣經
經必果殊負名義惟兄賦性剛拙不合於俗又復
自信太過往往忤人茫昧不知時久無宦興近年
更精力耗減恐致隕越想吾弟定深悉其隱也有
便賜書希詳示及秋涼自愛不復一一

又

別後極思念老弟病初痊可天寒亟須調攝五十
始衰日損易日益難也嗣知銷假赴局又復請咨
將規田營實果踐前言耶抑徘徊尙有待邪式巖
方伯已任事多年知賞相待自必如初殊恐絆足

卷二

二六

不復自由耳混勢世局能決然於進退出處之間
俯仰自足無所求者吾誠愛之慕之然吾見亦罕
矣江皖有好消息否方今事勢大患在無人無人
之弊實由於無學科目以偷腔竊氣描頭畫角致
身由他途進者雜糅至不可究詰軍興以來猥加
恩賞崇班顯秩濫及於不知誰何之子小黠大巧
一律攘竊用是弁備敢欺將帥牧令監司敢欺督
撫督撫將帥敢於欺廟堂而廟堂之上聽言不復
責效驚名不必課實因循塗飾所失愈多欲迴狂
瀾從何措手故無兵不足憂無財不足憂水火盜

賊尤不足憂而無人誠非細故也卽日見朝報感
喟再四鬱鬱於中聊書憤懣以告老弟必以爲知
言然慎勿令外人見也兄老矣自問無戡亂濟變
之才徒有嫉俗憫時之概故自奉吏議後絕不欲
出而與當世之責徒以歸計茫茫拍浮塵海比之
失水之魚無巢之鳥終當戢鱗斂翼求所安處此
情此心與老弟同之今乃貿貿來此爲情勢所牽
自歎復自笑也受事已兩月矣策玩振滯昕夕靡
遑就職分中應辦理者次第行之不求見好不敢
避咎素性剛拙不改此度已耳銘兄質性尙好但
惟興居安善不勝馳系之至

又

到郡後頭垢衣焦便從事於數百重堆案中費目
損心靡碎無狀不曾一作書疏以報故人此數日
稍暇矣遠念吾弟自掃精廬當此元英晚候位置
好花數種辛盤在手臘酒盈樽招同志三五人評
香辨味抗物表之心不復問人間之事曠放超逸

視鞅掌塵勞者殆有仙凡之別 兄且慚且羨恨不
獲同此樂也五算代務已致書並函囑秦韻笙速
了而日昨海琴來書却未及此且云援黔攻克多
係相如之賦算事日難來春決欲引去其將有待
於他人結報耶再當促之吾弟或往察局中文遞
有無此件便示爲要新歲吉祥凡百如意

與廷芳宇

卽日承惠書深荷記注藉聞珂駟已抵岳州履新
布化動定咸宜欣抃無似洞庭八百君山螺髻十
二得詩人管領當飛一瓊遙賀也僕到此間卽按

卷二

二八

仲翁冊報之二十二處示令自開私墾畝分細冊
呈報祇奉中丞札飭撥種承租日昨已收齊冊子
矣卽可親往督勘因積水未消是以未及履丈已
於十二日馳報台司靜候批示月來手與批答口
與剖決勞疲至矣猥瑣極矣此後按行畛隴論長
較短埋灰樹石留禁淤荒核租給照壹是事宜均
與壽生明府酌定然亦必一半月方能完竣也奉
札無會府督縣字樣是以前次均屬單銜足下如
肯分過當遵照辦理再有稟呈老拙幸附驥耳此
事原委非一二紙所能罄回長沙時當面談壽生

兄極樸厚地方極相安屬吏中殊不可多得蓋天下不患無辦事人而患無解事了事人矜情躁氣侈談功利往往不可收拾殊足歎耳無人修啟草覆希鑒並頌任禧

又

前荷手書適值感受暑濕兩臂患風疹終日搔癢不可禁遂不及裁布遲遲至今幸原鑒也比惟政教覃覃民熙吏肅仰慰靡似僕來此忽忽再見蟾圓矣月初官淤漸次水濁泥淖甚深未能從事擬於望後偕壽生明府同往勘辦恐非兼旬不能了

卷二

二九

當耳日來寂坐中輒思此事深爲咄咄數千百浮浪無歸著人以水爲家拾魚龍吐棄之餘爲老稚終歲苟且存活之計一旦欲奪其所有於理則拂於情則愆於勢恐亦斷斷不能不知初創議者亦嘗思其卒否卽如諭令承種納租尙費無限唇舌乃能帖服果如初說未知其所終矣聞生日已卽客中無以爲賀詩思亦苦不屬惟有伏祝增壽益福爲國幹輔譜末衰庸與有光寵已耳草草奉呈乍涼崇護不宣

又

昨奉手書極可訝笑此事僕於回長沙之次日祇謁中丞面諭一切照辦卽札司轉飭乃久不奉藩轉批竊意當行華容矣今始知如此淹擱豈司書有所竊弄於其中邪望日逐隊衙叅中丞語及華容一案已專摺具奏歛歸司庫云云僕始以尙未奉批上聞並面呈足下來函中丞亦大詫異旣痛詆司書疲玩且云南紳舞弄文墨動輒挾制此風終須痛懲方可整頓然則彼所謂省紳者究屬何人得毋腐鼠嚇人乎今辰由藩抄批送寓另紙錄呈並希轉縣爲要如已埋灰定界必須逐細通稟

卷二

三十

二十日來寒極微雪放晴人意少爽而僕狀如前貞老恕翁仍踵消寒舊局每會門句分箋已五次矣續刊詩已就所笑者囊無一金刷印兼付手民價須得百千而竟無從措辦且置之足下近有佳作否惠讀爲荷承愛知注并此以聞伏惟因時珍衛

又

去夏五月台旆由岳過潭州時公赴臨澧屈指不相見者十九月於茲矣矐靈急節乃萍蓬漂寄粹難合并靜言思之惆悵靡似永州承乏六載深愛

其山水幽秀奇麗爲他郡所無而烽檄勞如廢我
游賞有暇亦嘗攜一童子挈酒榼蔬籃輕履過黃
葉渡尋柳侯故蹟往坐愚溪上看雲聽水以滌煩
遣悶黃溪澹巖卒未一縱吾目至今歉然邇來隣
氛漸息雖南太泗鎮未盡安恬邊事較昔似可少
休詩人坐嘯定饒佳勝一官一集富有篇章惠讀
爲幸州事叢雜高才整理知無足爲難者鄙人前
所設施其條令尙存否有須更革者否山城辱吾
繼缺短煩遮護敬誦坡老語其當笑官也僕抑情
蒞此忽已四月本無濟時之才徒以憲長殷諳相

卷二

三一

屬勉竭心力卽事補苴惟黔寇日熾援軍持久無
功突豕貪狼玩我特甚蹂躪沉晁敗挫時聞不審
舒大守引對何日南來及瓜而代早卸此肩從此
仍欲閉門收拙耳大作捧誦欽服次答別紙錄呈
希正春初暄寒不時遠惟起居珍愛以俟超擢

又

去永州時知公件甚冗不及暢敘別懷甚歉荷餉
多品義不敢卻比暑熱仍劇體候多佳爲慰聞年
收可卜豐稔尤爲欣然湘中窘疲極矣九郡四州
同之米賤或可少安謐耳某以衰老而猥受此繁

瑣之役謁台司力辭之詎知專案詳奏斷難更易
不獲已此月初遂爾來常舊式都如創舉端緒雜
糝根詰匪易我豈有異於人哉但使工料一是認
真弊去其太甚送津交納不駁斥幸耳小兒蒙派
勇丁護行感切感切宋占華者頃尙須差遣懇留
冊糧事竣卽當歸伍手此嵩謝附及希鑒

與孫春泉太守

面別俄四閱月矣途中未由手問抵郡後冗迫靡
暇至相親好當鑒及也兄去此不及十年溪山再
到景物迥非劫掠成風訟牒如雨胥役藐法毒甚

卷二

三二

驚蜩回憶與吾弟共事時公衙清簡優游談讌那
復可得頃與薛鳳池大令云此日居官須存菩薩
心放雷霆手救敝補偏方能濟今之視昔未可
一概兄平生不肯苟且慢易遇事從未嘗率爾過
去雪刺滿頭冰蘖自甘殊困悴也前者深荷高情
諸朋好慨諸集貲爲完部欸計有成數朱烈先如
已回長沙卽屬速了尤感尤感銘兒歸來必長相

見豬肝累人義大不安或者台局需人令其役役
逐隊餽粥有資庶免伐檀詩人之誚此誠不可期
想吾弟亦必爲我代籌也青旛換節遠惟咳餘集

慶體候增綏不備

與何香田觀察

前辱書久未奉覆老嬾無意趣又無人代筆札友朋惠問戢戢束笋鮮作答者久交至好如足下當不我訝且責也比維侍奉萬福道躬康豫爲頌爲慰故鄉春旱嗣得雨不審田收若何地危時棘有年幸可少安實非豚蹄私祝耳某疎拙無能不逐府中趨者已三寒暑矣五月杪突接中丞札飭赴此間復勘挖口子各處荒地貧民私墾已久仍欲封禁此無異掩耳盜鈴報墾升科又違前案計惟

卷二

三三

有承種納租以惠民生而息爭訟中丞抹煞前議俯納芻蕘遂於後五月初觸暑而來此事原委足下所深悉未能作事謀始永終知敝不過希寵求合談功講利芒芒然以創非常之舉毋感乎跋前躓後也某到後諭各業戶自呈畝分細冊呈候往勘分別有糧及飛移各情弊頃已大畧清晰矣一俟積水消落卽督同官紳親厯丈量給照造冊核定和稞刊石埋灰毋令有碍水道壹是均與壽生明府商定特不知水縮當在何時耳來僅攜二僕又無印信已切屬壽生於事竣後彙抄各件齎送

冰案非屑屑拘紗帽欵式也

與賀竹泉丈

去歲十月初得吾丈手書並詩時辦裝繁窘不及
奉答遂遲遲至今每念吾丈推許之殷契分之密
在儕輩中渺不可得惟疏拙無能殊孤所望良深
慚惡耳大作無意於古而遙情勝概沈雄綿邈檢
行篋時一申詠輒令我作天際真人之想老絆樊
籠何由追逐以舒鬱悃也比已到署抑回長沙伏
惟孝養福祿起居康吉某甫履此甚覺忙迫近日
公件亦稍清簡矣積玩積疲勉與整理民樸俗醜

卷二

三四

較他處實易爲功所不歉然於懷者同官無特出
過人之才獨唱無和耳地方安否端賴牧令操進
退人才之柄者不如此加意循故蹈常甚或曲徇
已私滄海橫流坐此莫挽能勿仰屋浩歎乎敬兄
精力何似詣行省賀新年計已返旆老子婆娑興
復不淺爲我道意雲喬有挈眷鄉居之說果否愚
以爲可不必也瑞南人極正直攝首邑雖無可展
其才然上臺意旨能就事匡拂其有濟於君民者
正不少也并希晤時曲致思系

月初承訃函驚聞太夫人凶耗並悉以令弟之故
未免老懷傷慘遂至於此素知老世丈勤心侍養
孝敬無違哀慟思慕情何能已然十年來屏絕人
事鍵戶娛親朝夕定省躬事溫清似於人子之心
亦足自慰卽今春曲意爲歡此實有得於古人視
無形聽無聲之意尙記往歲忝從游讌時街柝初
動卽命輿過歸不少留連切恐倚望至性肫肫此
又知好中所共聞見者况年躋耄耄身其康強孝
子慈孫斑衣繞膝靈蛻仙去可無遺憾伏望順變
自珍毋過哀毀某漂寄山城不及執紼襄事楮儀
淺淺謹祈書名焚奠之便稽遲并希鑒原

卷二

三五

與舒曉峯明府

別三年雖間通書問仍苦不詳備似聞已釋服曾
至潭州又嘗轉帆衡陽或因經手事件至此僕僕
耶近狀如何殊深馳念某幸已得代六年邊重無
毫露報稱實可赧顏五月中旬來省門聽鼓奔齋
人事紛紜俄遞來兒子書有亡室之戚中年哀悼
日益衰病頃請急藉可少休徐覓醫藥耳權令尹
春農司馬卽日挈春江同來春農與某同鄉兼有
譜誼先後官國子師籍見又嘗請業操刀初試尙

乞足下時與往還一切民生利病與所當因革者
悉告之無隱則爲惠多多矣相助爲理俾官無捫
槩之歎民有安堵之樂此正賢士夫鄉居報國之
一端非妄預政事者可比也入都謁選計在何日
抑須補官候銓幸示我匆匆手布盛暑調攝不盡
欲言

與顧湘如叅軍

辱惠書聞李復猷保案已奉行知爲之欣慰惟追
溯前事遽欲鄙人抗顏爲師殊深汗駭耳不敢當
不敢當僕今年六十有二矣德不加修學不加進

卷二

三六

久甘屏廢塊然寂處居常自念在官不能稍有裨
於國家少有濟於生民在家則中外竊祿幾及四
十年而至今無一椽之庇無一頃之穫不免妻子
凍餒之憂足下何所取於鄙人耶又性本簡拙動
多乖迂讒謗叢加卒至擯斥人方且以不識時務
相訕笑足下更何所取於鄙人耶與足下相識十
年矣往者籌邊叙績屢以姓名上達絕非有私得
不得命耳數耳丞尉官卑不能自由以足下之才
而抑鬱人下果使由是而升擢得百里之地而展
其所長或能爲民人造福誠未可知願足下勉之

淬厲其精神堅定其識力屏俗黜浮勿負鄙人夙
昔之所期足矣壹是葆練不盡欲言

與孫琴西觀察

僕去京師足下甫壯歲一別三十年昨見小秋觀
察問顏狀我固雪刺滿頭足下須鬢髣髴亦蒼白
矣回念西膠直宿時海氛正熾得閑偶話同抱杞
憂豈知世局遷變遽至於此抵白下準擬握晤乃
一面緣慳不獲一攄離緒舟泊北城外往返可四
五十里又甚風雨故未能再過衙齋甚惆悵紀綱
來已料理省札行矣惠我潛室水心兩先生遺集

卷二

三七

未見之書極荷水心文多可見之施行在今日不
啻良藥詩鈔十卷使材博取徑超清雄俊拔卓絕
可傳邇年未刻者已有定本否刊成寄我爲望拙
集不足觀覽特以生平志事略具於斯傳世行後
非敢妄希也他山攻錯公暇摘指瑕疵一一標示
爲懇僕久無宦心乞休已十餘寒暑強迫此行踴
躍可鄙似聞張秋頃已無水今年恐未能達津門
矣把袂未有期但祝足下陳臬開藩升擢湘中閑
雲倦鳥一無拘束當拉性老來不時歡聚細論文
也

與湯小秋觀察

過秣陵幸獲拜識清暉可勝欽仰謙抑之德令我
悚佩稅事極荷注切俾不致羈留尤慰僕粗識義
理斷不敢假公事而作販豎之行蠢茲舵役一經
官雇便圖所私各挾奢望大湖南北惟產木植人
每購二三百株長不及二丈圍僅尺許質醜價微
零星售出子可倍母此番爲崔公散役所煽惑謂
淮濟間一錢當獲五六殊不知也江行藉之護水
較空船爲穩實歷次皆然禁之不可入瓜州後河
窄溜急節節阻礙萬催于促諭令卸賣舌敝唇枯

卷二

三八

擇尤咎責而聽者半違者仍半坐此遲緩計程日
止一二十里如風勢少逆或小雨卽藉口留延不
發重以大河改道後牖不歸水舊時漕路多有遷
移昨行嶧山南陽間水面寬濶兩湖相連可百六
十里泥厚草繁非順勢揚帆不可僕去湘中時固
不意此行之艱滯有如此也頃甫抵濟寧見王刺
史告知七月望後一發秋汎北指張秋似已無水
深爲焦灼擬船隻到齊仍督前進今年能否達天
津再作區畫午日漂失十八船已察收歸幫一無
破壞知必關念并聞數月來不及手謝甚惶仄秋

深風多漸有寒意因時崇護體候貞吉爲慰

卷一

三九

